通志堂経解

1411
949

門 口 12
論卷

晦菴先生嘗語門人曰看集註熟了更看集義方始無疑又曰不看集義終是不洽洽永嘉蔡先生集說之作自集義中來本之明道伊川二先生參以晦菴或問而於晦菴南軒先生尤得其骨髓蓋南軒學於五峯先生又與晦菴相講磨故語說多精切是書也說雖博而所會者約文雖約而所該者博大有益於後學遂請刊於湖顆淳祐丙午冬至文學掾姜文龍謹書

進論語集說表

臣節言臣五月十一日具
奏乞投
進所編論語集說奉
聖旨許令投
進者伏以
求知行之實誠莫切於魯論
加講習之功端有裨於
聖學喜數年之編集幸一旦之
際逢竊惟洙泗垂訓之書莫非

帝王傳道之要存心爲大主敬以勝百邪克己
實難爲仁以該衆善能博文而約禮復篤志而
近思視明聽聰截然天理人欲之辨直舉枉錯
判乎君子小人之分思
君位之至艱畏天命之不易欲如北辰之衆共
當正南面以篤恭權不至於下移禮樂征伐之
自出俗必期於丕變德禮刑政之並行常念四
海之困窮用躋羣生於富庶寧菲衣而菲食庶
足國以足民放鄭聲遠佞人邦政以立舉逸民
繼絶世人心攸歸詳味聖言悉關

集說例

一例

主用一家之說則獨書姓氏于下

兼用諸家之說則各書姓氏于下

雜用諸家之說則於末後總書姓氏

添入己意三數語則於末後書本某氏說

釋曰例

全附以己意

註書例

集曰已編正說有它說可以互相發明者

則附註于下釋曰同

節謂例

集諸家說後附以己意故曰節謂

低集釋一字例

非正說而旁引可以見意者則低一字書

一王之成式抑亦

代之宏規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性本生知

學由時習

洞明一貫之旨

深省四勿之幾伏願

惟精惟一以執中

克勤克儉而無間

體成湯之罪已

聞在
帝心
帝堯之則天
茲
君道臣子冒
天戒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編到論語集說二
繕寫成一十冊用黃羅夾複封全謹隨表上
節惶懼惶惶頓首頓首謹言
右伍年伍月日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臣蔡節上表

論語集說卷第一

永嘉 蔡節 編

學而第一 凡一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說音悅樂音洛慍於問切

集曰子謂孔子也 馬氏註 學之爲言效也習者重習也 伊川程子曰如鷹乃學習之義 時習者時時習之也說喜意也不亦乎者反辭也朋同類也自從也方所也樂之義比說爲發舒也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本伊川程子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節謂人之於理有未之能知能行也必貴於學焉學則效夫已知已行者而求以盡此理也學矣而不習則我與理爲二固無所得於已習矣而不時則功力有間斷雖得之必失之惟學矣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浹洽貫通而油然自得矣有朋自遠方來學之信乎人也彼已相資講習相長其學益充而其樂可勝既邪學以爲己而已人而或不知之吾何慍焉人不知而不慍則學至而德成矣此所以爲君子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弟好並去聲鮮上聲與平聲）

集曰有子姓有名若孔子弟子（何氏註）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好猶欲也犯干犯也上謂在上之人也鮮少也作亂謂爲逆理敗常之事也未之有言必無也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爲

仁猶曰行仁與語辭孝弟順德也孝弟之人其心和順故少好犯上也既不好犯上則未有好作亂者也君子之進德每務其本本立而道自生仁者無不愛也而莫先於事親從兄惟能於孝弟而用力焉則根本既立而仁之爲道亦由是生生不窮矣此孝弟所以爲爲仁之本與（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伊川程子曰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節謂孩提而知愛親及長而知敬兄乃仁之發見最先而至切者也故曰行仁自孝弟始）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令去聲鮮上聲）

集曰巧好也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言如是之人少有仁者也蓋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僞日滋而本心之德亡矣（本晦菴朱氏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切爲去聲傳平聲）

集曰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孔子弟子（那氏疏）省察也爲猶助之也謀計慮也友同志也交交際也心無不盡曰忠言無不實曰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謀人之

事而忠與朋友交而信主於誠實也傳而
習則所學在我矣龜山楊氏曰傳而不習口耳之學也曾子
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所不足不敢不加
勉也其自治如此可以見其學之切實矣
本晦菴朱氏說子之省身者爾建安游氏曰此特曾
子之若學者則又不止此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道乘並去聲
集曰道猶治也包氏注千乘諸侯之國其地
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節省約也用國謂賦也使猶役也時謂農隙
之時本晦菴朱氏說節謂敬事而信敬者立事之
本而信又所以成之也節用則不傷財知
節用則又當知愛人蓋節用特愛人之一
事耳使民而不奪其時則力本者得以自
盡國君果能行此五者亦足以治其國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
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上聲下去聲
集曰弟子言為弟為子者郝氏疏孝所以事
親故言入弟所以從兄故言出平仲劉氏謹者
行有常也信者言有實也汎普也衆謂衆

人親親之也仁謂仁者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晦菴朱氏）入孝出弟謹行信言又能汎愛而親仁（東溪劉氏曰汎愛則無以有容親仁則有別）事親從兄修身待物之道在是矣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氏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言當以是數者爲先務而以其餘暇之力學文也節謂此章教人以修行學文本末不遺要識夫先後之序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集曰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弟子（邢氏琉）節謂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而爲之改容更貌也力無所不盡之謂竭致猶委也謂不有其身也誠於好賢孝於事親忠於事君不欺於朋友四者人道之先務也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者蓋以學當務其本也（武夷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抑揚大過流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集曰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主者心之所主也無毋通與勿皆禁止之辭如猶若也無友不如己者謂與勝己者處也過失也憚畏難也（本朱氏晦菴說）節謂學以厚重爲先不厚重則不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學以忠信爲主不忠信則言之與行皆無其實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改過所以從善過而或憚於改則善無自而生矣（藍田呂氏曰自治不勇則惡已長）外厚重而內忠信又能擇交而善補過此則君子爲學之實功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節釋曰死者人之終也遠者其歲月久也敬以持之之謂愼思以及之之謂追於其終者而謹之於其遠者而追之此民德所以歸於厚也（伊川程子曰喪盡禮祭盡誠謹終追遠之大者東坡蘇氏曰略於喪祭則背死志生者衆而俗薄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

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
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三
與之與字並平聲餘上聲

集曰子禽姓陳名亢字子禽子貢姓端木
名賜字子貢皆孔子弟子鄭氏註抑反語辭
與其諸皆語辭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
肅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
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夫子所至之邦必與
聞其國之政子禽疑而問之子貢謂夫子
求於時君而得之與抑時君自與之與子

貢言夫子之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
政就而問之非若他人求而得之也其曰
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姑
借夫求字以明夫子之本不求爾本伊川程子晦
菴朱氏說南軒張氏曰時君見聖人之
議刑而樂聞政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
辛不能以政問以政授之者
則以夫私欲害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節釋曰志謂心之所尚也行謂行事之實
也父在子不得而自爲故以觀志言父沒

子可得而自爲故以觀行言若謂父沒之後可得自爲而於父之道率意以改之則未免有死其親之心矣是豈得爲孝乎三年云者此即居喪時言也知三年無改之可謂孝則終身之無改者其爲孝可知矣

此章言父之道則在所不當改爾如其非道亦在乎改之而已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集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晦菴朱氏曰仁心之德禮曰天理之節文義曰心之制此言其體也仁曰愛之理禮曰人事之儀則義曰事之宜此言其用也節謂此章專論禮之用禮之體雖近於嚴而其用則貴於和和者順乎自然而無勉強矯拂之謂也故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之事由之謂其無不可行也然復有所不行者徒知和之可貴而一於和不能以禮節之則和而失之於流所以亦不可行也蓋禮一於嚴則病於拘而不可行一於和則病於肆而亦不可行唯嚴而和和而節不失禮之

全體斯可行而無弊矣 以禮節之一語不無小病讀者詳之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上聲 遠去聲

集曰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 晦菴朱氏 節謂言固欲其信然不度其事之宜則言有不可復者矣恭固欲其恭然或失乎禮之節則適足以召恥辱矣惟信能近義而後言可復恭能近禮而後遠恥辱也義者所以全其信也禮者所以成其恭也因者承上文而言親

猶近也亦者未深許之辭夫人之行事能盡合於禮義者上也因恭信而不失其親近於禮義焉則亦可宗尚矣 而不失其親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伊川程子曰因其近禮義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

節釋曰食飲食也居居處也敏速也謂汲汲也慎言謹言謂言謹而不放也就從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有道謂能盡此理也正者正吾之偏也食欲飽居

欲安人之情也有志於學者則不以口體爲念也行當病於不足敏於事者能勉其所不足也言當病於有餘謹於言者不盡其所有餘也然猶未敢自以爲是必就有道之人而正焉斯可謂之好學也已 吕氏曰不志於奉養學所以專不苟於言行學趨不謬於道學所以正學至於此可謂好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樂音洛好去聲磋七多切謂與之與平聲集而未盡善也未若云者言未及乎此也往者所已言也來者所未言也貧者不足故易諂富者有餘故易驕常人溺於貧富之中固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無所溺而能自守矣然猶未知貧富之爲外物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此則超乎貧富之外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衛風淇澳之詩

也言治骨角者既切之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復磨之治之之工不已而益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及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無窮學之不可以遽已因引切磋琢磨之詩以明之也 本晦菴朱氏說南軒張氏曰安於無諂無驕而不知進學固不足貴而無驕者學者亦非可忽也居貧而有一豪求之之意居富而有一豪自恃之心皆諂與驕也此病未除而遽曰能樂與好禮未之見也必無諂無驕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 節謂無諂無驕之旨此子貢之知來者也子貢之可與言詩者以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集曰患猶病也君子求在我者也故不患人之不己知苟不知人則是非邪正莫之能辨故以爲患也 河南尹氏節謂人不知己於己無損己不知人則有損無益矣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音拱

集曰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夫人也德之爲言得也先得夫人心同然之理而不失者也譬喻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人心歸之亦猶北辰居其所衆星環而共之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集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晦菴朱氏節）謂三百篇之詩雖有美刺之不同然皆出乎情性之正也夫子以思無邪一言而盡蓋三百篇之旨可謂深探詩人之心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去聲）

集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一之也免苟免於罪也恥愧恥也德謂人心固有之善禮謂制度品節也（本晦菴朱氏說）節謂格正也道之以政矣而又有刑以齊之則民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也道之以德矣而又有禮以而自不爲惡非有所恥

齊之則民不但恥爲不善且能以善而正其身矣朱氏曰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本也此其相爲本末雖不可以偏廢然之法德禮則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效則有以刑政能使民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使民日遷善而已德禮之不可徒恃其末而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集曰古者十五入大學此所謂學即太學之道也心之所之謂之志立者卓然有所立也不惑者見之明而無所疑也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是所謂天命也窮理盡性所以知天命也耳順者聲入心通也從隨也踰越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謂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越於法度也本晦菴朱氏說

節謂自十有五而志于學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既學矣加以十五年持守之功則其學之所至卓然而能有所立矣既立矣加以十年探索之功則所見明徹無所滯礙而事事物物之理莫不洞然於胷

中矣又十年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知天之所命者矣此則知之至也又十年則聲入于耳心無不通所謂不思而得者也又十年則心與理一動皆天則所謂不勉而中者也學而至此聖人之德所以爲至也節謂聖人固天縱之聖而亦未嘗不學其終身進德之功皆自十五志學中來必十五辭也覆玩味此章則知聖人之爲學不終其身不止也學者苟能深體而篤行之優游涵泳不躐等而進日就月將不半途而畫庶乎其得之矣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集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懿謚也樊遲姓樊名須字子遲孔子弟子無違無違於禮也御爲孔子御車也註疏生事葬祭事親之禮始終具矣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遵於禮而不苟此所謂無違也孔子答孟懿子之問以是懿子不能復問恐其或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是時三家僭禮亦因以警之也然語意渾然

又若不專爲三家而發（晦菴朱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致堂胡氏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病也（馬氏註）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爲孝乎（晦菴朱氏）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切）

集曰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孔子弟子（孔氏註）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世俗事親能養足矣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言何以別所以深明事親之不可不敬也養而能敬斯爲孝矣（本晦菴朱氏致堂胡氏說）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食音嗣饌士戀切）

集曰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

猶則也色禮記所謂愉色婉容者是矣蓋非愛敬之至和順積中則形於外者不能常然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爾勞事則代長者酒食則先長者此所謂養口體也未足以爲孝馬氏註南軒張氏成都范氏

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以發回也不愚省息并切

集曰回姓顏名回字子淵孔子弟子孔氏註

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之時發明所言之理也晦菴朱氏

顏子以上知之資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若愚而無所知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而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所教隨用發明則是顏子本不愚也木致堂胡氏說

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焉於虔切廋所留切

集曰以爲也所爲之事也由從也所從之道也安止也心之所止也察其所安者驗之以久也焉何也廋匿也木伊川程子說孔氏註節通志堂

謂行事有善惡處心有誠僞而道有君子小人一事之或善未足以見其人也抑未知其所從之道果君子之道則亦偶中於善爾所從者或非君子之道果君子矣又未知其心能久而安之否邪至於久而安之則誠而非僞也其爲君子也信矣觀審於視察又詳於觀參而驗之則人之善惡不逃乎我之所見矣

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集曰時習之謂溫（那氏疏）節謂故者所已得也新者所未得也惟能無忘其所已得而又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爲則爲學之功進進而不已矣夫如是而所學在我其應不窮故曰可以爲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集曰器者物象之名（那氏疏）謂之器則拘於一物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節釋曰先行者行之於未言之前其言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成都范氏謂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毗至切）

集曰周普徧也比偏黨也（晦菴朱氏又曰周比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公而比私爾）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耳所謂比也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木南軒張氏說）

又曰論語一書載君子小人之行事多矣聖人每對舉而互言之其判然若黑白者是固不難辨也然至於周比和同泰驕之屬雖近似而實相反乃其隱微而難察者聖人指以示學者欲其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特在乎豪釐之間耳（晦菴朱氏說）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集曰罔無知也殆危也（註南軒張氏）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節謂徒學而不思則莫知所發明吾心之於理且無所得矣故曰罔徒思而不學則莫知所依據吾心之於理且無所安矣故曰殆學與思相爲表裏要不可以偏廢也（楊子曰學以聚之思以精之）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集曰攻者攻擊之攻（林氏）溺於偏識暗於正理皆所謂異端（上蔡謝氏）節謂君子在明吾道而已矣吾道既明則異端自熄不此之務而徒與之角斯爲吾之害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集曰由姓仲名由字子路孔子弟子誨猶教也（註孔氏）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況由此而求之則其不知者亦終將

知之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若強以不知爲知則是終身不知而已（南軒張氏 晦菴朱氏）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集曰子張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孔子弟子干求也（鄭氏註）祿仕者之奉也（晦菴朱氏）疑者所未安（藍田呂氏）尤罪自外至者也（伊川程子）悔理自內出者也（橫渠張子）歸罪爲尤罪己爲悔

人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爲言行之資也然聞見之不多則孤陋寡淺而無所參驗疑殆之不闕則冒昧苟且而無所據依聞見多矣疑殆闕矣顧於其餘遂以爲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或有所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者矣夫自多聞見而闕疑殆而又愼言愼行其餘焉多聞見者學之博也闕疑殆者擇之精也謹言行者守之約也此則寡悔尤之道也君子修其在我而已豈以是爲

干祿之具哉然言行純至而祿自從之言在其中矣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也子張學干祿故夫子告之以求諸己也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夫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本朱氏南軒張氏說）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集曰哀公魯君名蔣哀謚也（包氏註）舉謂舉而用之也錯捨置也諸衆也枉不直也（陸氏佃）何爲則民服之問孔子告之以民心之從違特視上之舉錯何如耳好直而惡枉人心之正也舉錯當乎人心則民服矣舉錯不當乎人心則民何自而服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集曰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康謚也（孔氏）勸有奬勵意自上涖下曰臨莊謂容貌端嚴慈猶愛也莊以涖之則民敬於己（龜山楊氏曰有戲慢之色則人易之）孝慈以先之則民忠於己

飾謂老吾之幼能舉孝慈之心加諸彼使斯民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上者乎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此皆在我

本脫

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矣

蕃朱氏南軒張氏說

那氏疏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周書君陳篇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

集曰奚何也

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孝於親必能友于兄弟也孝友篤於家則其施於有政亦是理而已孔子引書之辭言是乃爲政之道何必居位始爲爲政乎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其不爲政故孔子以此告之

本脫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蕃朱氏南軒張氏說

輗五兮切軏音月

集曰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

輗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那氏疏）輗軏車待以行者也（河東侯氏）車無輗軏則無以引重而至遠人而無信其不可行亦猶是也（龜山楊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集曰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因仍也損者損其太過也益者益其不及也繼紹也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馬氏曰所

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即往推來由今而後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木晦菴朱氏曰其既往者以明之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集曰諂求媚也勇剛決也鬼非所當祭而祭之則是諂而徼福也（龜山楊氏曰非享非其鬼也）見義所當爲而不爲則是勇之不足也（晦菴朱氏白石錢氏

論語集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所不當爲不敢須臾忍故也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忍爲乎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葛君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切相去聲辟必益切

集曰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相助也維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和敬之容也奚何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雍詩之辭那氏疏節謂天子祭於宗廟諸侯入而助祭故歌是詩以徹所以紀實也今三家大夫也僭而用之無其事而歌其詩故曰奚取於三家之堂

又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伊川程子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集曰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雖欲爲禮樂其

如禮樂何是心存而後敬與和生焉禮樂之所由興也南軒張氏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放上聲易去聲集曰林放魯人鄭氏註奢汰侈也儉約省也易治也孟子曰易在喪禮則文爲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哀戚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雖不可以本而廢文然文之勝則又反失其本矣周衰世方惟文之徇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奢易則失中而過於文儉戚雖亦未得中而儉則物之質戚則心之誠也以是推之而禮之本可識矣言禮而又言喪使之深體其本也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古無字通用集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包氏註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其僭亂無上下之分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集曰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孔子弟子旅祭名泰山山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泰山在魯封內故魯得祭之季氏祭之僭也（註疏）冉有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墮於僭竊之罪嗚呼嘆辭言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本晦菴朱氏河東侯氏說成都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集曰君子恭敬退遜不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音脫）決拾卸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奠於豐上之觶（觶之豉切）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其雍容謙遜乃如是則

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爲君子之道矣晦菴朱氏曰古之射禮勝者之爭爭於辭爵不勝者之爭爭於飲非謂下堂而飲也故揖遜而升相爲讓而已下堂止謂自賀下而自飲執弛弓說決拾皆自賀下之義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倩七練切盼普莧切絢呼縣切繪胡對切

集曰上三句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也倩盼蓋婦人之有美質者言有此美質又加以文飾亦猶繪畫者因素地而施以采色也子夏疑其以素爲飾故問之繪事後素言繪畫之事後素功也禮後乎言禮以忠信爲質必忠信之人而後可以學禮也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善於發明聖人言外之意矣商之可與言詩者以此

本晦菴朱氏說

又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

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上蔡謝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集曰杞宋二國名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謂故老之賢者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切

集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朱氏曰先儒以禘爲合祭於太廟上及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廟之主祫則合祭於太廟而不及毀廟未毀廟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祫秋禘以明祫禘之爲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遷不敢褻也此說最爲得之 西山眞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吾身出於父父出於祖祖出於始祖始祖出於厥初受命之祖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盡矣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

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朱氏曰禮家以爲釀秬其氣芬芳而條暢也自灌而往孔子不欲觀者蓋以魯祭非禮矣至此而君臣之間誠意懈怠於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爲此歎云本晦菴朱氏說

又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於魯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上蔡謝氏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集曰禮不王則不禘魯之有禘非禮也孔子爲魯諱故以不知答之然又謂知其說者其於治天下若指掌之易明蓋亦曰名分正則天下有不難治者矣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也伊川程子說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聲 葛昌宣 與去

集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記夫子
祭祀之誠意吾不與祭如不祭此乃記夫
子之言以明上文之意祭如在者凡祭未
嘗不致其如在之誠所謂祭神則如神在
也夫祭以誠爲主至若有故使人攝事不
獲親與其祭焉則其心闕然直若未嘗祭
爾晦菴朱氏勉齋黃氏榦山黃氏成都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物爲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
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集曰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
爲奧奧室神之主也竈者五祀之一禱者
祈福於神也時俗之語以奧雖有常尊而
非祭之主竈則當時用事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夫子夫子以獲罪於天無所禱

也答之蓋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竈所能禱而免乎言非特不當媚於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成都范氏曰奧以況人君竈以況執政當時諸國皆執政用事王孫賈所以勸孔子者猶彌子云孔子主我衛可得之意也朱氏曰奧竈以況執政當時諸國子云孔子主我衛可得之意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居陷切郁於六切

集曰監視也二代夏商也郁郁文盛貌晙菴朱氏言周監二代酌其宜而損益之其文不可有加矣故聖人欲從周然使聖人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若其間損益之宜如行夏時乘殷輅則有之矣南軒張氏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切

集曰大廟魯周公廟孰誰也鄹魯邑孔子父叔梁紇嘗爲鄹邑大夫故謂孔子爲鄹人之子也那氏疏節謂孔子於禮固無不知然初仕魯時入大廟而助祭其於名物之辨雖已知之而或未之見也故問之至若行禮之際亦必問而後從事皆所以敬其

事也或人以爲不知禮孔子故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
集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
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
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
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
力有彊弱不同等也周衰禮廢尚貫革
非古之道矣故夫子嘆之本晦菴朱氏說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去起呂切告古沃切餼許氣切

集曰告居號切也朔月一日也牲生曰餼
愛猶惜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
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
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蓋稟命於君
親禮之大者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
司猶供此羊子貢以告朔之禮廢而餼羊
徒存故欲去之孔子以爲羊存則後之人
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
禮之所寓也苟去之則禮因而亡矣賜也
知愛一羊而不知禮之存爲可愛也故曰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集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葉山黃氏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集曰定公魯君名宋定謚也那氏疏使臣以禮事君以忠是乃君臣之道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集曰關雎詩國風周南首篇名那氏疏淫者樂之過也傷者哀之過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樂雖盛而不至於淫其憂雖深而不至於傷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爲也性樂至於淫哀至於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不淫哀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
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
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集曰宰我姓宰名予字子我孔子弟子戰
栗恐懼貌成者事之已成者也遂者事之
已行者也往者事之已往者也三代之社
不同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而以
名其社（周禮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社）曰使民戰栗一句此曰字乃宰我臆
度周人立社之本意言周人所以用栗者

蓋曰使民戰栗也意者宰我以古者戮人
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夫子以其不知而妄
對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之既出不
可追救故歷言事已成不可復諫矣事既往不可復咎矣欲使
遂不可復諫矣事既往不可復說矣事已
之謹其後爾（本郝氏晫朱氏說）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
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
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
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焉於通志堂）

虔切好去聲
坫丁念切

集曰管仲姓管名夷吾字仲齊大夫 那氏疏

器小者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也 上蔡謝氏曰孔子之意直以管仲爲不可大受也管仲相威公霸諸侯天下民受其賜其功亦大矣然君奢則其得君而行國政豈一正天下淫亦淫君奢亦奢直以天下爲心哉不過濟其一己之欲而已曾不知三歸官事不攝樹塞門與反坫於汝何加焉其可鄙賤猶兒女子得意於衣服衾裘之間謂之小器不亦宜乎東坡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爲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楊氏曰夫子稱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

管仲相威公雖能合諸侯正天下不過霸業之盛而已非若王者之佐其規模宏遠也故管仲死威公薨五公子爭立而天下不復宗齊矣 儉約也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邦君也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兩君兩國之君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二者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言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

明其犯禮奢而犯禮皆器小易盈之意器大則無此矣孔子雖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亦可見矣晦菴朱氏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皦吉了切

集曰語告也大師樂官名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以成言樂以之而成也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而又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時音樂廢闕故孔子語之以此晦菴朱氏蔡謝氏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切從喪並去聲

集曰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

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也斯此地也封人自言賢者至此未嘗不得見之也從者弟子也見之謂通使得見也喪謂失位去國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封人謂夫子之失位非所患也天下雖無道而文實在茲是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之振斯文以覺天下與來世其位雖喪而其道蓋不喪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本註疏南軒張氏晦菴朱氏說節謂當是之時莫有知聖人者封人乃能知之其必有所見斯也吾未嘗不如此其切蓋以聖人者出而明道救時故一見夫子而知天意之攸屬斯文之有所托也觀其言曰君子之至於斯也未嘗不得見也其求見君子之心以天下之亂極矣意其必有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集曰韶武皆樂名韶舜樂武武王樂孔氏註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古者功成作樂所以象成一代之治也舜以治而繼治武王易亂而爲治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以揖遜武王以征誅而其實有

不同者夫征誅豈聖人所欲哉所遇之時然爾味成湯予有慙德之言此韶之所以爲盡善也（本蔡謝氏曰揖遜之事天與之人與之征誅之義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心哉各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所遇之時不同爾）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集曰居上以寬爲本（晦菴朱氏曰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不如是則本不立矣吾何以觀之乎（上蔡謝氏）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焉於虔切知去聲）

集曰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擇猶卜度也知是非之謂知所居之里以仁人爲美苟不擇仁人之里而處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是焉得爲知乎（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集曰久猶長也約窮約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處約則必濫長處樂則必淫矣仁

者則能安仁知者則能利仁安仁者其心
純一而無適不然利仁者知仁之爲美勉
而爲之者也成都范氏曰知其善而爲之曰利雖其淺深
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易矣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上蔡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日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見道不惑知夫仁之爲美利而行之也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去仁則一利仁則二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並去聲
集曰唯之爲言獨也晦菴朱氏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

不能自克也唯仁者無私心好惡一出於正所以能好惡人也本建安游氏說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集曰苟誠也孔氏註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晦菴朱氏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惡之惡去聲惡乎之惡平聲造七到切沛音貝

集曰其道謂所以得富貴貧賤之道也富貴固人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雖所欲不處貧賤固人所惡然不以其道得之雖所惡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朱氏曰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閒暇顛沛則又異於造次必於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永嘉何氏曰無終食違仁此極言仁之不可離也君子無時無處

之或違乎仁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朱晦菴朱氏說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好惡並去聲

集曰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之可好而其好不能移也仁者眞知夫仁之可好而其次則惡不仁惡不仁者故曰無以尚之其次則惡不仁惡不仁者則其所以爲仁必能絕去不仁之事不使

有及於其身蓋知惡之則知遠之也此皆篤志於爲仁者故難得而見之於仁矣乎之乎疑辭（本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一日之間果能用力於仁我未見其力有不足者爲仁由己欲之則在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亦奚病於力不足哉蓋有之矣謂亦有用力於仁者但我偶未之見爾南軒張氏曰既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反覆抑揚所以望

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可謂弘大而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節釋曰黨謂黨於人也言人之過也各於其所黨處見之夫抵仁者之過近於厚而已觀其所謂過斯知其所謂仁矣劉侍讀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是過也然管叔兄也昭公君也是乃所以爲仁也（朝陟遥切）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集曰道者人所當行之理聞道者實有得

於此理也此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雖朝聞夕死可也 本伊川程子說 晦菴朱氏說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集曰士學者之稱惡麤惡也議謂議道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則心役乎外而無得於內矣何足與議哉 菴朱氏說 晦本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切比必二切

集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比親也 上蔡謝氏節謂君子非有心於可也義之所可則可之非有心於不可也義之所不可則不可之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曷嘗有適莫於其間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節釋曰懷者思念也君子樂善故其所思則以躬行爲事也小人苟安其思在於田里而已君子惡不善故其所思則以法律自繩也小人務得其思在於惠利而已此

言君子小人之志趣殊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集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也欲利於己必害於人依利而行所以多怨也 孔氏註伊川程子景迂晁氏曰依於義而行則此既宜之故無所怨依於利而行則專利於此貽害於彼亦宜之故無所怨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晦菴朱氏曰此當分爲三句中句至國字爲絶

集曰讓者禮之實也 朱氏何有者言不難也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 孔氏註節謂能以禮讓爲國則其爲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讓之實爲國且不能用禮矣而況於爲國乎 朱氏曰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至於辭遜之心乃禮意之實而人鮮能之故夫子云爾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

集曰位爵位也立者所以立乎其位者也可知者實之在已者也君子求其在已者而已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之求爲可知之實不患人之不已知也 本伊川程子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參所金切唯上聲

集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也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所云吾道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心渾然一理無所不該其於應事接物之際雖曰理各有所止然而衆理本一理也以曾子自得之深故告之以此曾子心領神會而直應之曰唯至答門人之問則即忠恕以明之蓋自其盡己之心而言之則謂之忠自其即己之心以及物而言之則謂之恕忠爲體恕爲用用之周乎物即是體之流行者也此所謂一以貫之也其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捨忠恕之外他無足以發明一貫之旨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集曰喻謂深曉其趣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義與利之喻君子小人所以別也晦菴朱氏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切）
集曰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
己亦有是惡（晦菴朱氏）節謂人之善惡雖不同
無不因之以反諸己者自修之道當如此
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
怨（幾平聲）
節釋曰幾微也事父母幾諫言父母有過
人子之進言貴於婉也見志不從又敬不
違言人子於親之未從當加誠敬而不違

其幾諫之初心也勞而不怨言不倦於諫
用力雖勞而又不敢怨也所以如此者終
期納親於善而後已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集曰遊去其家而他之也方謂東西南北
之方也子於父母形體雖異而心則相屬
不遠遊者不遠去其親也遊必有方者慮
其親之求己也以己之心（體父母之心）斯
可謂孝矣（白石錢氏）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集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矣　王文敏堂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胡氏

節釋曰知猶記憶也懼恐怖也人未有不知其親之年者曰不可不知欲其加察也蓋壽考固可喜而衰老亦可懼人子愛日之心自有不可忘者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集曰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躬謂躬行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　晦菴朱氏　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唯其不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口必不易矣　成都范氏　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唯其不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口必不易矣　吳正順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集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凡事能約則其失鮮矣　本上蔡謝氏說　鮮上聲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集曰訥遲鈍也　包氏註　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上蔡謝氏　敏上聲　行去聲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集曰孤猶獨也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切 疏平聲

集曰數煩數也伊川程子辱恥也疏遠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爲臣者君有過則當力諫諫之不從則當去爲友者人有過則當忠告之不可則當止若或至於煩數

則言者輕而聽者厭能無取辱而取疏乎

致堂胡氏說

論語集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說卷第三

永嘉蔡節編

公冶長第五 凡二十八章

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並去聲縲力追切紲息列切）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集曰公冶長姓公冶名長南容名縚又名适氏南宮字子容謚敬叔皆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不廢言必見用也（註跡節謂通志堂）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虔切

集曰子賤姓宓名不齊孔子弟子孔氏註斯此也上斯此人也下斯此德也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夫子既稱其爲君子又言若魯無君子者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晦菴朱氏武夷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切

集曰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包氏註謂之器則固適於用然不若不器之貴者與聖人之言抑揚高下所以獎其未至也本南軒張氏河南尹氏說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切）

集曰雍姓冉名雍字仲弓孔子弟子（馬氏註）佞口才也禦猶當也謂應答也給捷給也憎惡也仲弓重厚簡默或人之問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時人以佞爲賢而不知佞與仁實相反夫子謂何所用佞乎佞人但以口辭捷給禦人而無誠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不知其仁此言仲弓也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仲弓雖賢未及乎此故曰不知也再曰焉用佞所以深曉或人無所事乎佞也學者而知夫子未許仲弓以仁則致知力行終吾身而後已可也（本朱氏晦菴說）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集曰漆雕姓開名子若其字也孔子弟子仕仕於朝也（孔氏註）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豪髮之疑也（朱氏晦菴）開之學他無所考夫子使之仕亦以其可施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斯未能信蓋一豪有不足

於中不敢以自許也其篤志之學爲如何哉故子說本南軒張氏說去聲與平聲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

集曰乘駕也大者曰桴小者曰桴桴竹木所編小桴也浮汎也無所取材言無所取於桴材也註疏節謂浮海之歎以道不行而託爲是言子路平日勇於有爲故夫子有從我者其由與之語子路聞之而喜夫子言由之好勇殆有甚於我者然桴材無所取何由而可往乎欲子路喻託辭之旨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朝直遙切

集曰赤姓公西名赤字子華孔子弟子千乘諸侯之國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註疏左氏傳通志堂

曰畝邑以賦與陳蔡從

謂朝廷也與宰邑長家臣之通號畝莫厚朱氏節

使治賦爲宰與賓客言行人之官也夫可以顏子之賢夫子僅許以三月不違仁三子猶未及乎此也故因武伯之問各舉其所能者告之而仁則皆曰不知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女音汝

集曰孰誰也愈猶勝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一之對吾與之與許也夫子以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何如子貢知回之不可企及而喻之以此夫子亦許其自知之明曰弗如也者蓋述子貢之言也吾與女弗如也者乃所以深然之也又曰顏子所照即始卯見終雖上知之資亦學力之所至也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雖下中人以上之資而學力猶未至也無所不說吉往知來此其驗矣本東溪劉氏說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杇音汙許久切杇與平聲

數之終一之對吾與之與許也夫子以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何如子貢知回之不可企及而喻之以此夫子亦許其自知之明曰弗如也者蓋述子貢之言也吾與女弗如也者乃所以深然之也

集曰晝寢謂當晝而寢也晦菴朱氏
刻畫也包氏註朽腐也雕那氏疏朽鏝也王氏註與語辭誅責也
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當晝而寢自棄孰甚焉夫子謂其志氣昏弱教無所施譬如朽腐之木糞土之牆雖欲加之雕琢朽鏝終無以受之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也本成都范氏致堂胡氏白石錢氏說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並去聲與平聲

集曰所謂改是者蓋欲改始者聽言信行之失而爲今者聽言觀行之審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宰予行不逮言故言此以深警之且因以曉羣弟子使之謹於言而敏於行爾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爲於虔切
集曰申姓棖名孔子弟子那氏疏剛堅彊不屈之意慾多嗜慾也晦菴朱氏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

拚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剛最人所
難能者宜夫子嘆其未見也根之爲人爲
知非悻悻自好者乎或者疑以爲剛不知
此其所以爲慾也慾則不能剛矣 本上蔡謝氏說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
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節釋曰以非理相干之謂加成都范氏曰
君子必其在己者而已其在人者不能必
也已欲無加於人唯恕者能之欲人之無
加於我雖聖人不能也故曰非子貢所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節釋曰凡盛德之著見至理之發揮皆謂
之文章此所謂文章則見於言辭者也理
本體也夫子之文章形於平日之訓言者
學者可得而聞之至於言性與天道有不
可得而聞者蓋性與天道夫子未嘗輕以
告人然非學者潛心之久亦未易以得之
也子貢至是未之有聞所以發爲是言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集曰恐懼也有所聞而行未之逮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汲汲於躬行可知

南軒張氏 若子路者可謂能用其勇矣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 成都范氏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

集曰孔文子衛大夫姓孔名圉文美謚也

孔氏註 子貢疑孔文子不足以當此謚而不知所取各有義其善蓋不可沒而其不足者自不可揜矣 東坡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文子怒將攻之疾奔宋文子使其女人如此而謚曰文

南軒張氏 此子貢所以疑而問也 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孔文子能好學下問亦人所難能者謚法勤學好問亦謂之文其得謚爲文以此而已

南軒張氏 晦菴朱氏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集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孔氏註 恭莊肅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

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君子之道
其目多矣子產有是四者而已 木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集曰晏平仲齊大夫姓晏名嬰平謚也 周氏
註 善謂克盡其道也 鄭氏註 人之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伊川程子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梲章悅切 知去聲
集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文謚也 包氏註 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 晦菴朱氏 當時以文仲爲知所貴乎知者爲其明是非之理也僭上失禮之事而處之不疑其昧於理孰大焉是焉得爲知乎 南軒張氏 永嘉何氏曰奉一物如此其恭敬而不識陋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

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切乘去聲）

葉曰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已止也崔子姓崔名杼陳文子名須無皆齊大夫齊君莊公名光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晦菴朱氏節謂子文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唯知有國不知有身此謂之忠可也文子亂邦不居潔身而去所至違之若將浼焉（浼謀罪切）此而遽以仁爲問故夫子止以忠清許之而不許之以仁夫仁者以心德之全體而言非二子之忠清所能盡也至若比干之忠伯夷之清斯可謂之仁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二去聲）

葉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行父文謚也（鄭氏註斯語辭晦菴朱氏天下之事有是非利害君子不能無擇也故有取於思焉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上蔡謝氏）

伊川程子曰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矣宣公纂立文子乃不能計反爲所謂私意起窮理而貴乘徒多思之爲尚不知朱氏曰季文子相三君事見魯史無過舉矣宣公篡立文子乃知並去聲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並去聲

集曰甯武子衛大夫姓甯名俞武謚也馬氏

註案左氏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忠實一心不顧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晦菴朱氏勉齋黃氏曰

左氏傳魯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伐衛夏晉楚戰于城濮師敗績衛侯聞楚師收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寧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寧子先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寧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寧子職納橐饘焉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寧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秋乃釋衛侯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並平聲斐音匪

集曰歸與歸夫子在陳思歸之嘆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斐文貌裁裁定之士所以有取於狂簡也晦菴朱氏夫子知道之終不行也欲傳之於書以詔來世方歷聘之時已付門人編次至是斐然而成章矣及反魯裁定之然後始爲成書耳所謂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是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集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孔氏

註　節謂念者不忘於心也舊惡謂人舊嘗有惡於我者也希罕少也念惡即是私心凝滯處私則有怨矣夷齊處心公清無所係累其於舊惡何念之有已不念則人亦不怨此怨之所以希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切

集曰微生姓高名魯人也乞求也醯醋也

諸之也註疏順理之謂直有纖豪之枉則害於直矣南軒張氏

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

伊川程子節謂聖人之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亦且深致其意所以教人立心以直雖微而必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古之聞人伊川程子匿藏也巧言令色足恭者此爲諂也匿怨而友其人者此爲詐也爲諂爲詐是皆可恥之甚也成都范氏左丘明恥之其爲人誠實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與人爲善之意

又深戒學者使之務爲誠實也南軒張氏說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盍音合衣去聲少並去聲

集曰侍侍於夫子也盍何不也願者志所欲也衣服之也裘皮服也敝壞也憾恨也伐誇也善己之所能施謂施諸人勞謂勞役之事懷念也子路求仁者也故能克其私於衣服車馬之間而欲與朋友共之也

顏子不違仁者也善不矜已勞不加人蓋
欲物我之靡閒也夫子安仁者也老者則
安之朋友則信之少者則懷之蓋欲無物
而不得其所也子路之志僅能推之於朋
友而已顏子平物我之志視子路則又宏
矣然亦有待於推也至吾夫子物各付物
自然之施則無所事乎推矣 本晦菴朱氏 伊川程子 南軒張氏說

又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已故雖衣服車
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學者有志於
求仁則子路之事亦不可忽要當如此
用力然後孔顏之事可以漸致若其高
遠而忽乎近則妄意躐等終身無所成
就而已耳 張氏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集曰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
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
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改之
必矣 晦菴朱氏節謂已矣乎者非決其辭以絕
學者也嘆無其人而猶有以望之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十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好去聲）

集曰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那跡）忠信質也此夫子以身教也夫子言人之生質固有無異於己者然特不如己之好學耳所以勉人學也（本伊川程子說節謂夫子不自滿所以勉人學也）

雍也第六（凡二十八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大全）

集曰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君人之度也子桑伯子魯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簡者不煩之謂然猶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夫子謂其可者以其簡也夫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自然操得大要而無煩擾之患所以爲可若先自以簡則其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乎（本晦菴朱通志堂）

氏說伊川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節謂

仲弓因夫子之言而發明敬簡之說爾非

論子桑伯子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並去聲與無同

集曰弟子門人也遷移也貳復也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其克己之功如此眞可謂好學矣以其年三十二而卒故云短命既曰今也則亡又曰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也伊川程子

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

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程子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使衣去聲上爲字去聲釜音父庾以主切

集曰子華公西赤之字也原思姓原名憲字思孔子弟子使爲孔子使也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斗曰庾十六斛曰秉益增益也適往也乘駕也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孔子時爲魯司寇以原思爲宰與之粟九百蓋宰之祿也不言其量故不可考辭不受也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註疏晦菴朱氏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冉子乃爲其母請粟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

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致堂胡氏曰冉子爲其母請粟聖人所以重違而少予之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過矣故夫子非之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有餘則分諸鄰里鄉黨之貧乏者蓋亦莫非義也（伊川程子南軒張氏曰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切舍上聲騂息營切）

集曰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東坡蘇氏）

犁雜色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舍棄也諸之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父雖不善不能廢其子之善言仲弓自當見用於世也（註疏晦庵朱氏）

又曰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以橚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成都范氏）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

而已矣

節釋曰仁者心之德三月不違者言其久也伊川程子曰三月以其心常在仁內而天道小變之節爲之主也日月至焉者言雖有時而至特其暫而不能久也以其心每在仁外而爲之客也顏子於仁熟矣而猶曰三月不違未若聖人之純一無間也涵養悠久則進乎是矣日月至者固與三月不違異矣然非有意於求仁亦未易以及此也由是而不已焉則進乎三月不違矣橫渠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實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並

集曰果謂有決斷達謂達事理藝謂多才能晦菴朱氏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致堂胡氏曰由求爲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夫子告之以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伊川程子通忠堂

節謂此可見聖門有用之學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騫去乾切費音
爲去聲 汶音問

集曰閔子騫姓閔名損字子騫孔子弟子

費季氏邑辭猶說也復我謂再來召我也

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
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
去之齊 晦菴朱氏

又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

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在聖門居德行
之科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奚啻土芥
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蓋居亂邦見惡
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
禍柔則必取辱此閔子所以必辨之於
早也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
益夫豈二子本心哉旣無先見之知又
無克亂之才故爾然則閔子其賢乎 上蔡謝氏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牖與久切 子能夫音扶

集曰伯牛姓冉名耕字伯牛孔子弟子牖所以納明處斯此也伯牛有不可愈之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而與之永訣無致疾之由而有斯疾故可以言命再言斯人而有斯疾者痛惜之甚也 本註胡江都王氏說 天台陳氏

又曰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聖人於顏冉之死獨歸之命所謂盡其道而死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節釋曰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陋狹隘也堪猶任也顏子心無私欲天理常存是以無入而不自得故雖簞瓢陋巷人所不堪亦不足以改其所樂也學者苟能用力於克已復禮焉則庶乎其知此味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

集曰畫止也 孔氏註

行半途而足廢也（南軒張氏）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晦菴朱氏）欲爲而不能爲是之謂力不足能爲而不肯爲是之謂畫（上蔡謝氏）冉求而眞知說夫子之道如口之說芻豢必將盡力以求之何病於力不足哉（致堂胡氏）今求非力不足也自畫之爾（藍田呂氏）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女音汝）

集曰儒學者之稱（晦菴朱氏）學以爲己君子儒也學以爲人小人儒也（伊川程子）子夏文學雖有餘意其昧夫遠者大者故夫子以是廣之與（上聲謝氏）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爲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切）

集曰武城魯下邑爲耳乎皆語辭澹臺姓滅明名子羽其字也（孔氏包氏註）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夫子以得人爲問行不由徑則其動必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非公事不至偃室則其守必正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即

二事而觀其正大之情可見矣非孔氏之
徒孰能知而取之（本晦菴朱氏說又曰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
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
敢後也馬不進也（殿都甸切）

集曰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誇功曰伐軍後
曰殿奔敗走也策鞭策也非敢後也馬不
進也此託辭也師奔而殿是難能也（晦菴朱氏曰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孟之反非惟不敢有其功而且自揜其功其深自抑揜如此爲學之害）

矜伐居多聖人於孟之反有取焉者所以
教門人也（邢氏昺南軒張氏）

又曰師勝而歸范文子先入而不敢先
師敗而奔孟之反後殿而自以爲非敢
後君子以功名爲畏如此（白石錢氏）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
今之世矣（鮀徒河切）

集曰祝宗廟之官鮀字子魚衛大夫有口
才朝宋公子有美色（晦菴朱氏節謂此言無鮀
之口才而有朝之美色難乎免於當世蓋

衰世好佞美色終不可以免禍而口才容
或可免焉耳　左氏傳魯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衛靈公使祝鮀從及皐鼬弘悅告劉子曰祝鮀將長蔡於衛鮀言於蔡弘蔡弘乃長衛侯是鮀有口才也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殺之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而殺之速不進蒯聵奔宋是朝有美色也二子皆衛靈公時夫子斯言殆爲衛國而發其實非不惡佞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節釋曰莫不也道不可須臾離也此章以戶喻道嘆人知由戶而不知由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　彬府巾切
集曰勝猶過之也野如野人謂鄙略也史如史官謂多文也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包氏
註　廣韻文質雜半曰彬說文份字文質備也　節謂質勝於文則失之野文勝於質則失之史唯文質相濟而不偏焉然後爲成德之君子　龜山楊氏
曰文質不可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甘之可以受和白之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集曰直者無邪曲也罔不直也人之生理

本直罔則失其生理矣而猶生者幸而免也非得其正也　本伊川程子說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並去聲樂音洛

集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也好者食之而飽也　南軒張氏又曰好者用工之篤也至於樂則自得矣

而嗜之也樂者食之而肥也　節謂好深於知樂又深於好而能樂道斯在我矣

好知而能好好而能樂道斯在我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集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才也　伊川程子語告也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隨其才而篤焉中人以上語之以上可也中人以下若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故就其所及而語之使之進於中然後可以語上也　本南軒張氏橫渠張子說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並去聲

集曰先難謂克已也伊川程子專用力於民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南軒張氏曰敬而不遠惑也遠而不敬忽也故貴乎敬而遠之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晦菴朱氏張氏曰難莫難於克已勉爲其難不計所獲循循不已久自有至若先有斬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並去聲上二樂字五下一樂字音洛

集曰上兩樂字喜好也壽常久也知者達於理有若水之周流而以動爲體仁者安於理有若山之定止而以靜爲體動而所行無滯故樂靜而所主有常故壽動靜仁知之體也樂壽仁知之效也本伊川程子說南軒張氏曰知之體雖主乎動而其用各有所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雖主乎靜而其用本未嘗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互見體用一源非體仁知之深者莫能識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集釋曰變謂更其化善其治也夫子之時齊彊而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夫子則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何邪蓋齊自威公霸政之後所急者功利王道

無復存矣魯雖削也滋甚而猶秉周禮齊
由功利之習而變之故其變而之道也難
魯則秉禮之舊特修舉廢墜而已故其變
而之道也易此齊一變所以僅至於魯而
魯一變則能至於先王之道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並古胡切

集曰觚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
者上觚語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歎
器之失其制也夫有是物必有是則苟失
其則實已非矣其得有其名乎名存而實

亡者衆故夫子因觚而發歎耳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東坡蘇氏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
也不可罔也

集曰逝往也陷謂陷入於井也孔氏註欺謂
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
晦菴朱氏宰我之意蓋曰仁者之志惟急於求
仁而已患難有所不恤也井者死地也厥
或告之曰死地而有可爲仁之事其亦將

從之也是不然君子之求仁亦曰循其理而已矣（河東侯氏）故可逝可欺者不逆詐不億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有理存焉耳於此觀之亦可以究仁者之心矣（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節釋曰約謂收斂而有歸宿之意畔猶背也博文致其知也約禮謹於行也學文而不博固無以知事事物物之理既博矣不能約之於是禮之中則必至於汗漫而無操履之實矣唯博文而又約禮然後可以弗畔於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切）

集曰矢誓也否不也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也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欲見孔子而孔子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子路以夫子之見爲辱故不說殊不知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南子禮所當然彼之不善我何與焉

故夫子誓之曰予所否者天且厭棄之矣

再言之者所以必子路之信已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集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常理（伊川程子）節謂至極也不可以有加也此章言中庸之德之至民鮮有能久行之者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施去聲夫音扶）

集曰博廣也仁則盡夫心德之全聖則造其極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者心有所不足也立謂立其身也達謂達其道也方所也博施濟衆功用大矣此何止從事於仁者能之必也聖人之事乎然雖以堯舜之聖猶以博施濟衆爲病（伊川程子曰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乃聖之極功也）聖人之所以及人子貢乃疑其未足以盡仁故有是問夫子既言博施濟衆之大有非賜之所能及程子曰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

向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瞻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隕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若而又以吾治爲已足即非聖人之心矣

語之以仁爲仁者公天下以爲心而無物我之私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欲進乎是其惟近取譬乎體之於吾身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爲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焉則可進於仁矣

蕃朱氏南軒張氏曰凡已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波而後施之有此仁之事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夫天理之虧欲譬之於人知其亦

必欲此而後施之者則恕之事而仁之方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夫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矣故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博施濟衆乃聖人之極功而堯舜其猶病諸夫何遠之有哉此可見仁不可以易求而人皆可以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論語集說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